

彼岸书系

主编 碎碎

不与心爱者结婚

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札记

汪湜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彼岸书系

主编 碎碎



郑州大学出版社

NO

不与心爱者结婚

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札记

MARRIAGE

汪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与心爱者结婚/汪湔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1

(彼岸书系)

ISBN 978-7-81106-460-5

I. 不… II. 汪… III. 爱情-研究 IV. 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415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邓世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710 mm × 1 010 mm

印张:16.5

字数:240 千字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1/16

印数:1~6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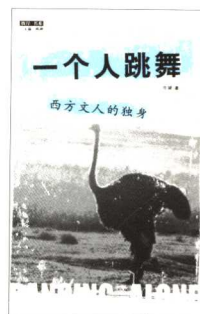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106-460-5 定价: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彼岸书系



策	划	杨	莉
		王	少卿
		孟	巧颖
责	任 编 辑	杨	莉
		王	卫疆
责	任 校 对	王	卫疆
封	面 设 计	高	云
版	式 设 计	小	羽

汪湜

1964年生于河南虞城。

1992年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居郑州。

发表过文学评论多篇，

出版有专著《王蒙小说语言论》、

《挥手从兹去——毛泽东的诗人形象与诗性世界》，

长篇小说《隔壁情人》、《谁能拒绝温柔》、《八戒》，

中篇小说集《匮乏岁月》、《我们的草莓河》、《孤独与激情》等。

编辑手记

记得艾敬的一首歌里有句歌词：但愿一生只吻过一个人。这句话，唱尽了女人对理想爱情的幻想：纯净，永恒，没有枝杈，直到终老。

想象中，美满的爱情总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情有独钟，是地老天荒舍他（她）其谁的至真至纯，是风花雪月的曼妙又兼柴米油盐的温馨，是于千万人之中相遇之后的心有灵犀，是“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有猜疑，没有怨怼，没有嫉恨，没有欺骗，也没有背叛。

可惜，这样圆满的爱情往往只存在于想象中，伫立在我们生活的彼岸。

我们只能站在此岸，眺望彼岸。

现实生活，终归是有渣滓的，一地鸡毛，千疮百孔，那么多的猝不及防，那么多的始料未及，那么多的摩擦错位。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一切都会变，感觉更是瞬息万变，不知不觉之间，爱情就会悄悄变脸。哪里有永远呢？曾经的感觉，如何能够永远定格呢？曾经的激情，如何可以抵挡岁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销蚀呢？于是，一出又一出情感剧总是在悲与喜、爱与痛之间轮回。

相比之下，萨特与波伏瓦这两个人的关系格外耐人寻味，堪称传奇。萨特是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1964年10月22日，“因为

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特被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却没有接受，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波伏瓦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权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当代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其代表作《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与他们的思想及文学成就相媲美，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可谓奇崛，完全不受世俗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关系的至高境界：他们亲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没有结婚，相伴一生，却又各自享有自己身体和灵魂的自由；而且，既不互相撒谎，也不隐瞒什么，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坦白敞开。他们是一对自由情侣，是终身的知己，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他们那长达半个世纪没有婚姻束缚的“契约式爱情”，即惊世骇俗，又荡气回肠。不管人们如何评头论足，他们的一生都活得充实而真切，独立而自由，活出了最大的可能性。

《不与心爱者结婚——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札记》这本书，正是探讨萨特与波伏瓦这对情侣的情感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生命状态。作者以跨文体、思辨性的随笔形式，融写实、想象、故事、书信、日记、议论、抒情于一体，从萨特、波伏瓦两人的思想成就，两人之间奇崛的关系，及他们两人分别与别的异性的关系出发，深入人物的灵魂世界，对人类两性关系及这种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作深入探溯及思考，同时也对当代人的情感婚姻中敏感的、深层的问题，有着得体、到位而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当然，这是在上个世纪，在法国，两个特立独行的男女之间的故事。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作为名人，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作家，他们的情感故事也只能是特例，他们的情爱模式在世俗生活中没有可复制性，世俗的人没有消受这种爱的能力与心力。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反观我们自身，更好地打量自己：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两性，关于自由，关于忠诚，关于永恒的人类关系……

序

刘海燕

作为汪湫青春时代的一个见证者,我知道,十多年前的汪湫曾一度那么迷恋过尼采,或者说他身上就有着那种烈焰般的激情因子。今天,写作过,生活过,恋爱过以及婚姻过的汪湫,已经沉潜了很多,但他依然是个携带着激情的人,他坚定而清晰地用减法生活着,固执而干脆地省去了世俗人生中的一些枝蔓。或者说,他从不在于世俗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他关注和投入的是他的精神生活,他的自由而认真的写作。

记得,在一年之中所通的不多的几个电话里,也是在我这样或那样繁杂的心境中,汪湫总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提问我:你要知道,这一生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处在发现生活真相的年龄,处在用生活而不是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的年龄,我时常感到自己的优柔与无奈,而汪湫他真的是把自己押上去了,他押上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美学,甚至自己的道德,为他所挚爱的写作吗?好像也不全是,应该说是为一种他所希望的人生方式。

几年前的某个时刻,我曾听汪湫说过:“我要写一写萨特,写一写他和波伏瓦。”我知道那是毋庸置疑的,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他把所能见到的关于萨特和波伏瓦的书籍都带回了家。有一次,我们在书店里一起看八卷本的《萨特文集》时,他说:“你可以不买,反正我是要买的。”似乎萨特是他的,而与我无关。事实上,我,或者我们,自青春时代就一脸憧憬地遥望了,萨特式的语言,萨特式的思想,萨特和波伏瓦式的人生,那种魅惑,那种席卷,连带着尚未显形的意义,或许会在心中持续一生。萨特和波伏瓦,属于每一个心存浪漫,迷恋自由,在思想的力量中感到幸福的人。

汪湫的不同在于,对于特别感兴趣的人与事,他是要写出来的,他是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的。不托付给文字,托付给谁呢?事实上,汪湫是把自己的生活或者说生命都托付给语言文字了。

我知道,写萨特,写他和波伏瓦那现代而经典的人生,是汪湫写作生涯中迟早要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现在,汪湫已经把这些写出来了,他终于把这些写出来了。在

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以及无边无际的阅读历程之后,他的笔力,他的眼力,他的心力,也很适合面对这个话题了。

虽然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写过,关于萨特,萨特和波伏瓦,但用汪湜的话讲就是那是他们的萨特,而汪湜要写的,所写的,是贯穿在汪湜人生里的萨特,是影响汪湜心智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萨特。如果要说出差异,很多人是为研究而研究才写的萨特,是被资料,被时间,被死亡的气息包围了的萨特,是完成了的萨特。汪湜想写的,写出的,是一种深刻的自由感如何开始,如何持续,以至成就一种非凡绝伦的人生,这人生又怎样促成20世纪销人心魂的杰作。也就是说,萨特是怎样成为萨特的?萨特何以能够成为萨特?他和波伏瓦为什么要如此,如此以后又怎样?而这些,不仅仅是关乎萨特和波伏瓦的,一样是关乎你和我,关乎更广大的人生的。

萨特和波伏瓦的人生,以超出你想象的方式满足了你。当然这不是人人的视域皆能看见的。那看见的人,如汪湜,他深深明白怎样写才能更本质,更真实,更准确地接近他们太过于丰富的内心生活。

汪湜的这部“萨特和波伏瓦的爱情札记”,是一种自由的文体,自由的声音,它深刻,独特,而不以沉闷为代价。读着它,我感觉到,萨特的话题,尽管已经有很多很多人说过了,但这种有耐心的,有激情的言说,以最柔美的语言,以最开阔的语言,以天外飞来的语言,去说,就会感觉非同一般,就会涵养读者的眼与心。

恍惚间,我感到在这文字的丹炉中,翻来覆去炼着的,就是汪湜自己。如他所言,“我写的是我心中的那个萨特”。

那么,我们,或许今生今世,也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命运,去创造一种切合心性的生活,但是经由这部“爱情札记”,经由萨特与波伏瓦这两个魅力无可抵挡的写作者,这两个直入人性和一个时代内里的思想者,这引领一个世纪的情感方式,或许可以改变对于命运的看法,对于“爱情”,对于“忠诚”,对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等,或许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更美好一些的实现。

如果说再好的婚姻生活也有眼泪,那么就让这眼泪变得更有意义一些,更尊严一些。通过阅读汪湜的这部“爱情札记”,我最后想说的是,假如你想把自己的脸庞转向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就看一看汪湜笔下的萨特和波伏瓦的爱情故事吧。

2006年冬日于郑州

目 录

瞧这个人,瞧这个人的故事 / 1

我想面对的是萨特这个男人的故事,他的情感世界,他的爱情,他和他的情人,他和他的女人的情感故事。进一步地说,我要关注的是,萨特的这些情感故事的内涵及其外延。

人到老,情未了 / 8

萨特这一生,只遇到过一个可以从交流中发现和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人,这个人就是波伏瓦。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能达到和他同样的认知水平,还因为惟有她对他本人,和他想做的事情,达到了与他同样的认识水平。波伏瓦是他平生最理想的对话者,是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

遇到了就好,遇到了你真好 / 16

让萨特惊讶的是,这个漂亮女子拥有着跟他不相上下的智力水准,和她交流起来的愉悦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无论是多么深邃甚至是艰涩的话题,她和他都能顺畅而和谐地进行下去,哪怕是某些琐碎甚或无聊的话题,两个人聊起来也显得那么有趣。

碰巧的,恰好的 / 32

爱本身并不产生爱,它更不能保证爱的继续。很多的时候,它更是那种合适,更是那种恰好,更是那种和谐。也只有是这样,相爱者才能很好地爱下去。

亲爱的,让我们订个协议吧 / 42

我不一定要你时时刻刻忠诚于我,我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个,你也不必在这一点上苛求于我。但是,亲爱的,我决不会欺骗你的,更不会做了也不认账。我做了些什么,甚至是如何做的,都不会隐瞒你,我会如实地告诉你的。

既然如此相爱,为何不结婚呢 / 54

他就只要情,只要爱,当然也要性,要那种与心爱者相亲相近的,时不时地相聚相伴的纯粹生活,而坚持不要那种仪式化了、法律化了、世俗化了的婚姻生活。

与心爱者结婚,只差那么一点点 / 66

对于在他的观念和行为里一向持否定、排斥态度的婚姻问题上,萨特也曾经有过犹豫,有过动摇,也就是有过要结婚的念头,而且差点就结了婚,甚至不止是一次。

红杏出墙了,一枝和另外一枝 / 76

这哪里又是什么背叛不背叛的问题呢?对萨特和波伏瓦而言,这只是一种人的自由的问题,只是一种你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三角恋,四重奏,五颜六色,乱七八糟 / 92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五颜六色,尤其是情感生活的乱七八糟,倒是有可能催生出丰富多彩的作品。至少,波伏瓦是这么认为的,她也是这

么说的：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

雾一样的暧昧，冰一样的透明 / 110

萨特和波伏瓦两个人的关系既是美妙无比的，又是危机四伏的；既像冰一样的清澈透明，又像雾一样的神秘暧昧；既是融为一体了的灵魂，又是各自放浪着的形骸。

喜欢诱惑女人，就像热爱写作一样 / 120

他写作，是为了女人，为了那些他爱的女人，为了那些他可能会去爱的女人。他希望的是，她们在别处等着他，他要通过写作找到她们，他要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以一个小说家和戏剧家的身份，去诱惑她们。

就是好色，就是像好书一样好色 / 136

萨特一生都在跟书本打交道，读书，写书，这就是萨特的生活，也是萨特的生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书的大文豪萨特，当有人到他生活的房间里去看望他时，却发现他并没有几本书，甚至连个像样的书架也没有。

真的不嫉妒吗？一点也不吗 / 148

他们各自努力克服着嫉妒这种爱情的病毒，又似乎超越了这一切。从这个意义上你不得不说，萨特和波伏瓦这俩人简直就像是一对超人。

爱不爱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 164

萨特和波伏瓦一生的关系，也正是这种有过性爱，但又超越了性爱，比性爱关系更重要、更恒久的相爱之关系：精神的关系，灵魂的关系，亲人的关系。

爱在信里头，情在话语中 / 178

“我只有与您在一起才是干净的。您不仅仅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生命中惟一的诚实所在。我生命中的宁静，有四分之三来自您。”

一个男人,对某个人说些动听的情话并不难,难的是一生都在对她说那些始终如一的情话。

一个最可怕的女人,一个最危险的男人 / 198

萨特和波伏瓦才是世间最好的一对,最合适的一对,他和她是妙不可言的情人,更是生死至交。他们可以另外有偶然的爱情关系,也需要有,但对彼此的爱,那是另外任何一个人也无法取代的。

我背后有你,你背后有我 / 220

在写作关系上,她需要他,他也需要她。两个人用全部的生命事实证明了,他和她是那种最严格意义上的同志,是最够朋友的那种朋友,是遍地难寻的那种知己,是此生难再得的那种知音。

家他有吗? 财产和金钱什么的他要吗 / 232

多年以来,萨特一直都是生活在旅馆,工作在咖啡馆,吃饭在餐馆。“一无所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自我救赎的一种办法。”萨特说。“什么都不是我的,我什么也不占有。”他说。如果说一定要他占有些什么的话,他只想占有词语,他也占有了词语。

你已经老了,但却很年轻 / 242

面对永远睡着了、走向了不朽的永恒的情人萨特,波伏瓦不顾病菌的传染,不顾护士的阻拦,她要和她永恒的情人最后一次同床共枕,她甚至想和他一起进入那永恒的睡眠。

辩护? 算了吧 / 252

他活着的时候,就备受争议,但他从来就没有在乎过,照样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他不是什么完人,更不是什么圣人,但他是个十分有趣的男人,是很好玩儿的男人。

瞧这个人，瞧这个人的故事

1

有时候，某些话是一定要先说出来的，而且是要不加修饰地说出来。比如现在，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样几句话：

我喜欢萨特这个人。

我喜欢萨特这个名字。

我喜欢萨特的样子。

我喜欢萨特的思想。

我喜欢萨特的文字——作品。

我喜欢萨特这个人的故事。

这种喜欢，是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那时候，萨特刚离开这个世界，我刚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刚读过他不多的几部作品。岁月的流逝，非但丝毫不曾消退我的这些喜欢，反而与日俱增着，对他的一切我越来越有兴趣了。

近年来，我一直有种不息的念头：倘若能够，我一定要写写萨特这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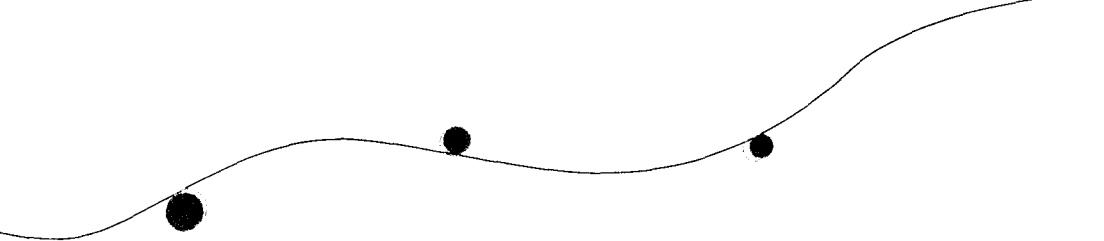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一定要写萨特呢？我当然这样问过自己。

回答起来倒是很简单的：因为我想，因为我愿意，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的思想，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故事。

可是，你要写他的什么呢？一时间，我似乎就不是太清楚了。

要说，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难回答：写什么都行啊。

我是说，关于萨特，你写他的哪个层面，你从哪个角度入手都可以，都



是很有写头的。

我想,写写萨特,一定会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有趣。

我当然也知道,写萨特这样一个人物绝不会是一桩很轻松的事情。

另外我也知道,关于萨特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但他们写的只是他们的萨特,我写的是我心中的那个萨特。

2

关于萨特,人们已经说过太多了,其中有些话是很值得深思和回味的。

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说: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评论家德尔贝斯说:本世纪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曾拒绝了它——产生过像萨特这样深刻、持久和广泛的影响。

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说:人们可以在个别问题上与萨特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们感到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出色,更全面地代表了欧洲知识分子。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不朽的知识分子……

美国哲学家宾克说: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他大概是被人们引述得最多,而了解得最少的人。

瞧,这种种评价可是非同一般啊!而类似的评价,或更高的评价,就不太好统计了,也没有这种必要。

在西方,在欧洲,萨特这个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这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拒绝了它的作家,被人们尊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在法国，不仅仅是在法国，萨特这个名字成了一面鲜亮的旗帜，成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一尊偶像。他代表着自由，象征着真理。当年，由他所举行的报告会往往演变成一场暴动，人们渴望听到他的声音，每次听讲者都挤成一团，秩序混乱得难以想象，兴奋的听众有人砸椅子，有人拍墙壁，甚至还有人激动地扭打起来，也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场景犹如当今红歌星的大型演唱会。无数人都在贪婪地读他的小说，入迷地看他的戏剧。他的小说和戏剧是思想的汁液，成了标注着人性的文选。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汲取格言、信念和兴趣，冲破禁忌和因循守旧的习俗，获得了更多的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转化为新的生活方式，以更更新的态度面对事物、世界和人。这样的一个人萨特，已经不仅是个哲学家和作家，而是成为一种标签、一种文化象征了。

即使在东方，在中国，在当代，在文化界，在热爱自由者的心目中，萨特一样是个十分响亮的名字，人们一样地捧读他的著作，一样地乐于接受着他的思想，甚至言说着萨特式的话语，想像萨特那样去思想，想像萨特那样去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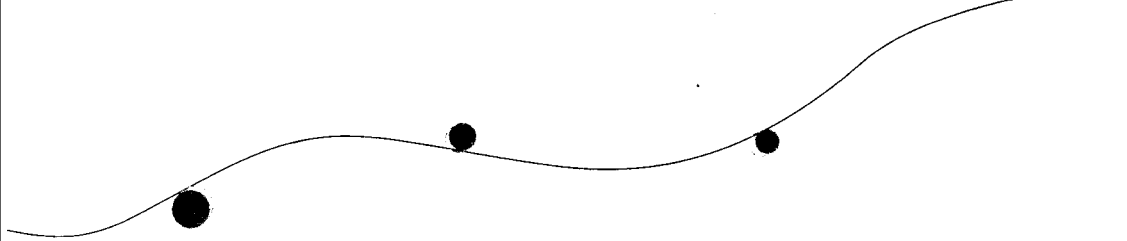
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又那么多的人赞扬萨特，景仰萨特，并将继续赞扬和景仰下去，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我想说的，我想写的，并不是这些。

现在我想说想写的，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萨特（这个男人很特别，这个男人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我想面对的是萨特这个男人的故事，他的情感世界，他的爱情，他和他的情人、他和他的女人的情感故事。进一步地说，我要关注的是，萨特的这些情感故事的内涵及其外延。

在我看来，所有的故事，当然包括萨特的情感故事，其实无所谓简单，也无所谓复杂，只看你是如何地叙述，如何地理解，如何地阐释了。

我说过，我喜欢萨特的思想和作品，也同样喜欢萨特的故事。现在我



已经分不太清楚了,究竟是因为喜欢上了他的思想和作品,才喜欢上了他的故事的呢,还是因为喜欢了他的故事,才更加喜欢他的思想和作品的。

而这个和女人有着许多美妙故事的男人,这个了不起的男人,他的名字叫让-保尔·萨特,这个名叫萨特的男人恰好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小说家、戏剧家……

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俗话还说,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而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作品,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往往如此,大抵如此。

3

说到让-保尔·萨特这个了不起的男人,说到萨特一生的情感历程,说到萨特的爱情故事,就不能不提起那个同样了不起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

波伏瓦是全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如是说。

这种评价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我们就不必去细究了。事实上,波伏瓦至少是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至少是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权地位的作家(法国总统希拉克语),至少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最权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其代表作《第二性》具有一种开创性的意义,被誉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成了当今世界影响巨大的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另外,她还创作了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数部长篇小说,如《女宾客》、《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名士风流》(此作曾获得 1954 年龚古尔文学奖)等;此外,她的那四部长河式的回忆录(《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年富力强》、《势所必然》、《清算已毕》),具有不可多得的文化(文学)史料价值。